

蘇聯文學譯叢

忠誠

法吉赫·尼亞齊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 學

忠 誠

著 者 法吉赫·尼亞濟

譯 者 章 其
連 枝

書號.041 開本.762×1067 1/25 印張.12 $\frac{12}{25}$

字數.204 000 定價頁.169(70)

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本次印數 3 000 冊

4 001—7 000

定價 11 800 元

出版·發行

上海文學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合作印刷廠製版

上海山陰路四達里一二一號

華明印書館印刷

上海新昌路四八一弄二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ФАТЕХ НИЯЗИ
ВЕР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0.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以其獨特的風格，描寫了塔什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在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衛國戰爭中，表現出空前高度的、瞭解全民利益的精神。書中通過青年教師沙法爾的參軍作戰，後方人民支援前線的種種努力，說明了蘇聯之所以戰勝希特勒德國，乃在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為這個制度在多民族的蘇聯，是建築在各民族友愛和兄弟般的合作基礎上的，在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各民族間的友誼因為受到了鍛鍊而更加鞏固起來；這一點在書中的若干情節上已有充份的說明。

謹將此書紀念

塔什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二十周年，塔什克共和國的優秀兒女們，曾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在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鬥爭中，在爭取我們偉大祖國的自由與獨立的鬥爭中，表現了無與倫比的英勇和忘我的精神。

作者

序 幕

一個穿着粘滿了雪的軍大衣的人，在黃昏中沿着寬闊的積了雪的公路邊上走着。凜冽的狂風從地面上捲起刺人的雪片，吹刮着他的面孔，行動更加困難了，逼人淌着眼淚。但是，這個人好像並沒有注意這些，繼續向前走着。

一些塗成白色的、裝着防空燈的大卡車，在他的身邊疾馳而過，間或有一些「愛姆卡」●和軋軋響的通訊兵摩托車飛馳着；曳引車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拖着大砲駛行，這些大砲也同樣塗着潔白的保護色。

在切斷樹林的公路兩旁，一些裝備着步槍和手提機關槍的部隊徒步行走，滑翔部隊則穿着偽裝的白色罩衫前進。

風在樹林裏呼嘯，它從遠方某處送來大砲的轟響。樹頂上頭入暮的、亞鉛色的天空，現出了一陣陣閃爍的火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莫斯科近郊的情況非常險惡……

●「愛姆卡」(Buka)：一種小型的軍用汽車。

黑夜來臨時，這個穿軍大衣的人就從公路上拐了個彎，深入到樹林裏去了。乾雪在他的毡靴下吱吱發響。步行者有時撞到雪堆上。樹林裏一片漆黑。不久有一個人的聲音向這個穿軍大衣的人叫喊，有人用手電筒的微弱的光來照射他。這個穿軍大衣的人說出了口令之後，便從拿着自動槍的哨兵身邊走過去了。過了幾十公尺遠，另一個哨兵遇見了他，便帶他到掩蔽部跟前。

在掩蔽部裏，一個年輕的束緊皮帶的中尉檢查了他的文件之後說：

「將軍很快就該從前沿陣地回來了。請隨便坐吧，上尉同志。」

上尉用凍僵的手指解開腰帶，脫了軍大衣，小心地抖掉了上面的雪，並把它掛到門邊的釘子上。接着，他用縱枝紮成的筲帚來掃掉毡靴上的雪，搓搓凍僵了的手，就坐到鐵煖爐跟前。鐵煖爐裏的火噦噦響着。

過了一個多鐘頭，門終於開了，在雲霧般的蒸氣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將軍走進掩蔽部裏來。他穿着一件皮襖，戴着一頂由於積雪而變成白色的皮帽。

中尉站起身來，向他報告。

「軍部來了電話沒有？」將軍一邊抖掉身上的雪，一邊問道。

「沒有，將軍同志。從那邊來了一位帶着公文的上尉在等候您。」

將軍轉向筆直地站在爐邊的上尉。他注視他那張開闊而黝黑的臉，便從上尉的手裏接過來一個蓋着火漆印的信封，隨後他打開第二個房間的門，邀請上尉進去了。

桌上暗淡地點着一盞煤油燈。將軍撥大了燈光，脫去皮襖和皮帽，拆開了信封，匆匆忙忙地讀着文件。

「請坐，盧斯達莫夫同志。」他一面招呼上尉，一面繼續讀下去。

由於轟隆的大炮爆炸聲，四十支線的燈●光好像因為怕冷而打寒噤，它照着將軍的疲倦的面孔和在他胸前的一些勳章，在這些勳章之間，盧斯達莫夫驚奇地發見了一個塔什克斯坦的勞動紅旗勳章。

「您從中亞細亞來的麼？」將軍問他。

「是的。從塔什克斯坦來的，將軍同志。」盧斯達莫夫回答。

「塔什克人嗎？」

「是的。是從斯大林納巴德●來的。」

「就是以前的鳩沙姆別。」將軍說，開始抽煙，好像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一樣。

「是的，是以前的鳩沙姆別。」盧斯達莫夫證實說。「我看，您知道我們的邊疆……」

將軍微笑起來：

「我不但知道，而且喝過鳩沙姆賓克的水呢。」

● 四十支線的燈：指燈心的大小尺度而言。

● 斯大林納巴德：塔什克共和國的首都。

中尉走進來，問將軍是否要吃晚飯。

「開飯給上尉吃了嗎？」將軍以問作答。「照東方的習慣，首先要招待客人，然後才關心主人。」

當中尉離開房間之後，將軍又繼續被打斷了的話：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公事，然後再來談你們的邊疆……以前您在軍隊裏服務過嗎？」

「在斯大林納巴德騎兵團裏有兩年多。」

「當什麼職務？」

「騎兵連長，後來是團部的副參謀長。」

「很好。那您將要在我們參謀部裏服務，還是想擔任一個營呢？」

「隨您指示吧，將軍同志。不過我想最好到前沿陣地去。」

「在前線，每一個地區還都是前沿陣地。」將軍說。「由於現代化的技術，後方是不存在的。現在情況是困難而危險的……德國人不惜武力企圖突破到莫斯科。」將軍沉默了一會，接着問：

「您參加過戰鬪嗎？」

「沒有。我是從軍官訓練班直接派到這裏來的。」

「那麼以前呢？」

「在塔什克斯坦參加過殲滅巴斯馬契●匪徒的戰鬪。」

「那就是所謂開過火藥味的啦？」

「是的，開過了一點。」

中尉又出現了。他陪着一個傳令兵進來，這個傳令兵把盤子、玻璃杯和兩個飯盒擺放在床邊的一張小桌上，並放下一大塊黑麵包和兩隻匙子。

「您去叫參謀長到我這裏來。」將軍對中尉說，然後用手勢邀請盧斯達莫夫入座。

「正如你們那邊所說的：『先吃飯，後講故事。』但是，您不要希望，我沒有用抓飯。來招待您。」

將軍揭開了飯盒蓋，從裏面升起一陣甘美的甜菜湯味，他看到盧斯達莫夫的窘態，便笑了一笑，補充說：

「喂，喂，不要客氣，今天您還是客人。」

將軍從軍用水壺裏把伏特加酒倒在兩個雕花玻璃杯裏，遞了一杯給盧斯達莫夫。他們沉默地喝完了酒。將軍吃得很快，好像吃了要趕到什麼地方去似的。他移開了空盤子後，揩揩嘴唇，拿出了煙捲。

- 巴斯馬契：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在中亞細亞（土耳其斯坦、布哈拉、霍列沁）一帶活動的反革命匪徒。其首領是烏茲別克人巴斯馬契。他們當時和英帝國主義勾結，企圖將中亞細亞各共和國變為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 中亞細亞民族做的什錦飯，用手抓來吃，故叫「抓飯」。

「是呀，我的許多回憶是和塔什克斯坦有關的……」他開始沉思地說。「我現在正回憶起那些日子，那時我參加了殲滅中亞細亞的巴斯馬契匪徒的戰鬪。當時我指揮一個騎兵團。我看見了也體驗了許多事情。但是有一次的遭遇卻使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這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發生的事。我們的團從切爾密茲出來，經過捷納烏，沙里阿西亞向基沙爾盆地推進，企圖在那裏消滅巴斯馬契匪徒。在路上我們遇到了一個農民——一個寬肩的、蓄着鬚髯的老人，他是從巴斯馬契匪徒手中逃亡出來的，他的全家都被巴斯馬契匪徒殺光了。我們的弟兄叫他做波波——祖父。他幫了我們很多忙——當過嚮導、翻譯、偵察。那時巴斯馬契匪徒和富農們在許多村莊裏的暴行並不亞於現在的法西斯。他們使人民遭受了多少痛苦啊！……他們蹂躪了居民，不給他們留一把米，一撮麵粉。

「我們解放了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純樸的人們到處都用熱烈的擁抱來歡迎我們。」「苦命人的嘆聲傳到上帝的耳邊啦！」他們眼睛裏含着淚水對我們說。

「有一次我們把巴斯馬契匪徒從一個大村莊裏趕出去。這個村莊靠近山麓，位於急湍的活躍的小河岸上。我記不起這個村莊叫什麼名字了……可是，在那裏所發生的事情，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有一個頭髮蓬亂的、半瘋的女人，懷中抱着一個混身血跡的小孩，向我們在激戰後駐防的廣場上跑來。我一點也不能理解她的斷續而痛苦的叫喊和哭泣。而且我又不懂塔什克話。當我們

的波波詢問這個不幸的母親時，我叫來了在野戰醫院工作的團部的醫生。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逃跑的巴斯馬契匪徒，因絕望而瘋狂地把他的馬直撞到一個在街心玩耍的小孩身上！醫生包紮了小孩後，我們就把他送回家裏去。

「請您相信，上尉，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這樣的貧窮！在房間裏，除了一張舊蓆子、一床破褥子和兩三個木茶碗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所有的東西都被巴斯馬契匪徒搶走了。甚至連一個枕頭也沒有。波波從身上脫下棉袍，把它枕在呻吟着的小孩的頭下。」

「我們在這個村莊裏駐了將近一個月。在這個時間內，由於醫生的照護，年老的波波和我的戰士們的關心，那小孩復元了。您可以想像母親是多麼高興啊！她含着眼淚送別我們。而小孩像要跟團部走一樣，纏着我們。我們費了很多口舌才算說服他在家裏留了下來。我們也在那裏和波波告別了……在一次激戰中，他的腳受了傷，又因為殲滅巴斯馬契匪徒的戰爭已經結束了，他便決定留在那個村子裏生活下去。既然他的家只贖他一個人還活着，所以波波就不想回到他遭受過這樣可怕的磨折的地方去……是啊，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我就再沒有機會到過塔什克斯坦。因此，當我聽到您從那裏來的時候，就又活生生地回憶起這個故事來了。我忽然覺得，您好像是在說：「我就是那個小孩，記得我嗎？……」您叫什麼名字，盧斯達莫夫同志？」

「納查爾。」

「不對，那個人叫沙法爾。」

將軍站起身來，來回踱着步。在他的疲乏的臉上，停留着一個愉快的回憶的微笑。

『可能，現在他也正和希特勒侵略者作戰。』在一陣沉默後，盧斯達莫夫開始說。『他那時多大年紀？』

『大約有七八歲。那就是說，他現在有二十二歲了……時間過得真快呵……』

太陽還隱藏在山頂後面。雲霧像輕紗一樣籠罩着大地。四周靜寂無聲。甚至樹葉也好像在傾聽什麼似的，在凝結的空氣中呆立不動，只聽見河流不停的喧嚷聲。卡拉達格的河水從遙遠的方向這裏流來。無數的小溪沿着險峻的斜坡向下急跑，匯成一條洶湧的巨流。卡拉達格河水在石頭上激起泡沫，衝進鳩波爾村去，從那裏開始把自己的奔流滯緩下來，對着卡菲爾尼干納向南方流去。可是，現在小鳥的囁喳聲和河水的喧嚷聲織成一片。村莊上頭發出母牛的哞哞聲，母山羊和母綿羊的咩咩聲。白天開始了。

村莊的一部分，位於盆地不遠，在有一條寬闊的汽車公路經過的地方，有幾座新蓋的大樓。兩棵巨大的法國梧桐，甚至在熾烈的中午時分，也可以把濃密的陰影遮蓋住這些大樓。這裏是鳩波爾村的中心區，有村蘇維埃，學校，「公社」集體農莊管理處，俱樂部，集體農莊的茶館和鄉村合作社門市部。

當從山後露面的太陽光照耀着法國梧桐樹頂的時候，在這樹頂上，一滴滴的露水開始閃閃發光，一輛汽車在路上出現了。汽車後面捲起了一條像黃雲一樣的灰塵。汽車駛進村莊，在廣場中

間刹住車。一個皮膚黝黑的矮壯的青年抓住汽車的欄板，靈活地跳到地上來，那輛汽車以旋捲的灰塵和汽油煙撲到他的身上，立刻就在拐彎的後面消失了。那年青人抖了抖衣服，用手帕揩淨蒙上了塵土的面孔，向着學校那邊走去。

來人還沒有走上台階，就有一個蓄着鬚髯的老人以急忙的老年人的步伐向他迎面走來。這老人穿着一件有條紋的棉綢長袍，束着一根灰色的腰帶，跛着右腳。

「哎呀，天啊！」他叫喊起來。「你說只去一天的，可是五天都不回來！發生了什麼事啦？一切都順利嗎？」

「一切都順利，尤魯斯·波波。」來人一邊走進學校，一邊回答。「可是你們這裏怎樣？」
「謝天謝地，我們這裏一切都順利，一切都好。」尤魯斯·波波撩開長袍的前襟，拿出鑰匙，向辦公廳一跛一跛地走去。「女教師是個可愛的姑娘！你的委託，她都一一辦妥了。」他邊走邊說。

「這很好。」年青人說，跟在看門人的後面。「這太好了，尤魯斯·波波。要知道，現在整個學校都要她來負責了。」

老頭兒驚奇地看一看校長沙法爾·奧吉納耶夫說：

「你打謎語給我猜啦。好孩子，你又帶來什麼消息？」

沙法爾微笑一下說：

「新聞倒有很多，以後我告訴您。簡單說——我要到軍隊裏去，我的職位將由捷波來接任。在沒到時候以前，您不要對任何人說這件事。」

「哎呀，天啊！你是說真話，還是開玩笑呢？」尤魯斯·波波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沙法爾問道。「難道我對您說過假話嗎？」

沙法爾走進辦公廳，立刻向窗前走去，把窗子打開。

一陣花香從校園吹進房間，當清晨的空氣還是清鮮和寧靜的時候，香氣就更為強烈。沙法爾愉快地呼吸了一陣花香，向四周環顧了一下。最近五天來，在他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是在辦公廳裏的一切依然如舊。在角落裏聳立着一個笨重的書櫃，書櫃上放着一些捲起來的圖表。在粉刷得潔白的牆壁上，稍微歪斜地掛着一幅蘇聯大地圖。在走動時，靠窗的一塊地板還是那樣軋軋地發響，而套在裝着水的玻璃瓶口上的雕花玻璃杯，也同樣叮叮噹噹地隨聲附和，這個玻璃瓶是放在寫字檯附近的托架上的。

最近四個月來，沙法爾坐在這張桌子上寫過多少申請書啊！他把申請書分別寄到黨區委、共青團區委、軍委會、區教育科、人民教育委員會去。但是，只有現在他才終於達到了自己的願望。在所有這些日子裏，沙法爾照常安心地從事着他心愛的工作：在學校裏教育孩子。他每天照常在茶館裏給集體農莊莊員讀報，和他們談話，但是，他總是經常想到前方的戰爭。

這位年青教師的話很使老年的尤魯斯·波波惶惑不安：

「不，好孩子，你從來沒有對我撒過謊。但是，你的媽媽會怎麼表示呢？」

沙法爾的面孔黯淡起來了。從他毅然決定參軍的那天起，他就想到因他走後而使母親遭受的痛苦。

「您說得對，尤魯斯·波波。」他沉思地說，「我既然沒有一個兄弟來安慰她，又沒有一個姊妹照顧……」

沙法爾還想說些什麼，但他忍住不說了。

年老的尤魯斯·波波在斑白的鬚髯中隱藏着一個狡猾的微笑，他補充說：

「也沒有一個妻子去幫助她……」

沙法爾明白老人的暗示。在他眼前出現了女教師捷波的容貌。他真誠而且深切地愛着她，但是他卻隱匿着自己的感情。沙法爾認為：正當千百萬蘇聯人民在戰場上流血犧牲的時候，難道可以在這個時候談結婚的事嗎？除了前線之外，難道現在可以想到其他的事情嗎？

沙法爾不由地瞧了瞧地圖。

……敵人已逼近莫斯科、列寧格勒、羅斯托夫，包圍了敖德薩，封鎖了塞瓦斯托波爾。敵人侵佔了成千的鄉村和城市，無論他們到過什麼地方，到處都有受難的人們的呻吟。敵人妄想要進入全國的心臟。他們向首都調來步兵的、摩托化的、坦克的、砲兵的五十個師團和數千架飛機。沙法爾明白，祖國已到了嚴重的關頭。爲了要堵塞侵略者的道路，擊敗他們，消滅他們，像消滅

毒蜘蛛一樣，蘇聯人民已拿起了武器。

沙法爾不能袖手旁觀。他在下決心以前，曾經思索了很多，考慮了很久。蘇維埃祖國培養了他，因為有了蘇維埃祖國，沙法爾才能達到了以前任何人不敢幻想的一切願望。

他回憶起了自己——一個十四歲的青年被吸收入共青團的時候，團區委書記問他：「你為什麼要參加共青團的隊伍？」而沙法爾當時衷心地叫嚷道：「為什麼？爲了永遠爲祖國服務，無情地與祖國的一切敵人作鬭爭，以事實來證明我是一個偉大十月革命的兒子。」

而現在正是來實踐這個諾言的時候了……

尤魯斯·波波打斷了沙法爾的思想：

「好吧，好孩子，你媽媽不會孤獨的。難道在人煙稠密的村莊裏會讓她感到孤獨嗎？」

「我沒有懷疑這一點，老大爺。」沙法爾沉思地說。「只是怎樣使她準備接受這個意外的情況呢？」

「母親的同意就是上帝的同意。所以你，好孩子，必須得到她的同意。兇惡的敵人把我們的快樂變成悲傷……討厭的蜘蛛已爬進我們乾淨的房子裏……我們老人家只有爲了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來禱告，希望他們的前途光明！到你母親那裏去吧，沙法爾，向她解釋一切。」

男女孩子們帶着快樂的嘈雜聲向學校裏走來。尤魯斯·波波睜細那雙昏花老眼，看看掛鐘說：

「哎呀，天啊！快要上課了！已經八點一刻啦！我這老頭和你嚕嘴太久啦……」